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儿童剧

(4)

方卫平 主编



NLIC 2970699156

中国 儿童文学大系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儿童剧



NLIC 2970699156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 儿童剧. 4/方卫平主编.—太原:希望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5379-4524-0

I. 中… II. 方… III. ①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②儿童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③儿童剧-剧本-作品集-中国-现代④儿童剧-剧本-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1553 号

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儿童剧(四)

THE MAJOR SERIES OF CHINESE CHILDREN LITERATURE

主编:方卫平	承印: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陈 炜	开本:787×1092 1/16
整体设计:薛蔚原 冯建华 王 蕾	成品尺寸:165×230
出版发行:希望出版社	字数:637 千字
社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印张:44.5
邮政编码:030012	版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电话传真:0351-4922243 4922101	印次: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http://xwcbbs.com	ISBN 978-7-5379-4524-0
E-mail:xwcbbs@vip.sina.com	定价:100.00 元

(以下名单均按姓氏笔画排列)

顾 问： 叶永烈 束沛德 张秋怀 浦漫汀
蒋 风 樊发稼

编 委： 方卫平 王 晶 吴 岩 陈 炜
陈恩黎 胡丽娜 赵 霞 钱淑英
徐静静 梁 萍 薛蔚原

执行主编： 胡丽娜

目 录

失去的童年	邵宏大 等 / 001
孩子剧团	林 种 / 036
陈小虎	代 路 / 088
潇洒女孩	于德义 / 120
雁奴莎莎	秦培春 / 158
大森林	王 靖 / 189
雪童	吴玉中 / 224
托起明天的太阳	姜维义 等 / 257
一二三,起步走	王辉荃 等 / 298
小宝贝儿	永 涓 等 / 347
春雨沙沙	李 冰 / 388
特殊故事	杨利民 / 415
红领巾	杨菊英 / 456
走过十五岁	陈欣欣 / 488
青春跑道	陆伦章 / 528
Hi,可爱	邹静之 / 568
柠檬黄的味道	邱建秀 / 594
草房子	李 亭 等 / 648
向往	杨北星 / 669

失去的童年

邵宏大 高骏山

- 人 物 小夏斐 男，11岁。
 大夏斐 男，24岁。
 夏 母 女，30余岁。
 老妇人 女，50余岁。
 中年妇人 30余岁。
 女 犯 30余岁。
 徐大海 小学留级生，15岁。
 方滨滨（鼻涕虫） 11岁，童工。
 丁晓光（跟屁虫） 11岁，与父母合同念书。
 高金枝 女，38岁，徐大海之母，
 徐德山 40余岁，徐大海之父。
 货床主 男，40余岁，推货车。
 书摊主 男，30余岁，背包摆小人书出租。
 鞋 匠 男，50余岁。
 女记者，女警官，律师，女主持人，女教师。
 王小雅 女，11岁，夏斐同学。
 王 母 女，30余岁，小雅母亲，体弱多病。
 大连惨案与南京惨案的父母、儿子。
 [随着第二遍铃响，熄灯，音乐渐起。

〔演出光亮，女主持人走上。〕

女主持人 亲爱的八十年代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到剧场来！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2000年新星音乐会！朋友们，艺术不能没有想象，请想象，你们来到2000年！现在，我宣布2000年新星音乐会正式开始！（掌声）第一个节目，请歌坛新星夏斐为大家演唱。（引大夏斐出，热烈的掌声）他演唱的歌曲是：《母亲，我的骄傲！》（掌声）

〔大夏斐在伴舞的倩影中演唱……〕

〔热烈的掌声中，女主持人为他献上一束鲜花。〕

〔灯光渐弱。音乐转向深沉舒缓……〕

大夏斐 初冬的一个傍晚，我度过了二十四岁的生日。

女主持人 （挽住他）我们……一起走进积雾的山谷。

大夏斐 哦，太阳快要下去了！

女主持人 高山一片沉寂。大地一片苍凉……我们打开了一本书。

大夏斐 就在这书的第一页，我头一次读到了西条八十的《草帽诗》。

女主持人 从此，他的一生都在寻觅……

大夏斐 我的那顶草帽哪儿去了？我的那顶草帽哪儿去了？

〔他的喊声引起四面空旷的回声：“哪儿去了？”“哪儿去了？”〕

〔喊声变成演唱《草帽之歌》，大夏斐抚着吉他，唱着……〕

〔天幕云涛汹涌，落雪纷扬……迷茫天际。〕

〔女主持人领舞，似在寻找失去的母爱……〕

女主持人 （走向舞台的一侧）在黄昏的朦胧和雾霭中，他的命运发生了奇特的变化，于是他感受的不再是陌生、抽象的母爱，而是听到了来自天外的声音——诉说着人类的奥秘！

大夏斐 母性的温情慢慢地包裹了我……于是，我忘却了人生的不幸与痛苦，忘却失去母爱的童年和坎坷的命运……

〔他欲转身离去……〕

〔一位苍鬓老妇从观众席站起，走上舞台。步履蹒跚……〕

老 妇 夏斐，我能向你祝贺吗？



大夏斐 (凝神地走进。握住她的手) 为什么不能? 谢谢!

老 妇 (拿出一个纸鸢) 我没有鲜花送你! 只有这个, 是个失去童年的孩子……留给我的。

大夏斐 (似曾相识) 这一定是个聪明的孩子折的, 多么精美啊!

老 妇 (面有怨气) 原来, 它能飞……想飞……可是没有飞起来! 还有这个, 也是他留下的。(递来一个古钟形的铜铃)

大夏斐 (接过) 古代的小铜钟, 太珍贵了! 它一定在人间流传几百年了!

老 妇 还要长久! 上千年……上千年了……也许, 从人类有了母爱就有了它!

大夏斐 (摇动) 可它……为什么不响呢?

老 妇 它曾经响过……可是, 有那么一天, 它……它……永远失去了声音……

大夏斐 我一定永远珍藏它们! 谢谢你, 善良的老妈妈!

老 妇 (痴呆地自语) 善良的……老妈妈? (突然, 她发疯似的双手抱头, 喊叫) 啊! 不、不……不要叫我妈妈! 我不配当任何人的妈妈!

大夏斐 (疑惑、茫然不知所措地看着手中的纸鸢和铜钟)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 她是谁?

女主持人 (闪现在他面前) 怎么你不记得她了? 从生育的意义上来说, 她不是你的妈妈; 从抚养的作用来看, 她又是你的妈妈。

大夏斐 又是, 又不是, 你说得太奇怪了!

女主持人 还不明白? 她抚养了你, 但不是你亲生的母亲!

大夏斐 她……养育了我, 她就是我的妈妈……怎么是她……她……十三年了, 她整整孤独了十三年……不, 我要去找她, 去追寻那看不见的爱!

女主持人 (长叹一声) 但愿你不是一无所得的感情漂泊……

大夏斐 (与女主持人告别) 在这没有遮挡的天野中, 我独自行走, 向着天边升起的第一颗新星!

女主持人 去吧! (举起闪亮的铜钟) 去寻找你失去的童年……

〔他接过她手中的铜钟举起……似变成一个星辰，光芒四射，欲飞向苍穹……〕

〔舞台出现明亮的表演区。布景似某城市一角……〕

〔在一片追打叫骂声中，一个衣衫破烂的流浪儿，手捧一个烧饼，贪婪地吃着跑上。〕

〔几个大汉画外音：“抓住他！”“快抓住他！”……〕

〔那孩子东躲西藏，走投无路。恰遇迎面走来的中年妇女，她显然是开场那老妇人年轻的时候……〕

〔大汉们画外音：“打断他的狗腿！”“看他还偷不偷！”〕

〔大汉们喊打，包围的音响中，响起令人心悸的打人声、惨叫声……一旁，中年妇女痛苦地抱头捂耳，受不了刺激地原地打转儿……〕

流浪儿（呼号）救救我……别打死我啊！

〔奔上一个姑娘，是前场出现的女主持人。〕

姑 娘（阻拦）别打啦！他是个小孩子呀！

男 甲 他是贼。偷别人东西就得揍！

中年妇女 别打！（扑上去）别打他……他是我的儿子！

男 甲 呸！那就揍你这个老贼婆子！

〔妇女发出一声惨叫，倒下……〕

男 甲 坏了，出血了……快跑！

男 乙 没事儿！她也配有儿子？呸！

流浪儿（抱住妇女哭喊）你醒醒……醒醒啊！

姑 娘（掏出手帕擦妇女的额角）啊！血……这么多血！

妇 女（缓缓起身）我……没什么！好孩子，疼吗？

〔流浪儿摇头，拾起地上的烧饼，大口吃着。〕

姑 娘 别吃！都让他们踩上了土，还沾了血……

〔孩子仍不管不顾地大吃……〕



二

妇 女 这孩子饿坏了！孩子，你的家住在哪？你的父母呢？

流浪儿 别问我！（狂暴地推开她）我不知道！

姑 娘 （上前抚摸他的头）说吧！我们会帮助你的……

流浪儿 帮助我？（奇怪地笑）你们……少装好人！

妇 女 说吧，孩子。

〔流浪儿安静下来。抽泣……〕

流浪儿 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离了！谁都不要我！

姑 娘 那，后来呢？

流浪儿 书不能念了。我就跟一个孤老头拾破烂儿，后来……老头儿又死了……死了！

妇 女 （抱住孩子）可怜的孩子……你受了多少苦啊！

姑 娘 竟有这样的家长，这样的母亲！连亲生儿子都……

妇 女 有！有这样的母亲。有哇……

姑 娘 这……这太不可思议了，（转对孩子）你念过书吗？（孩子点点头）我是小学老师，孩子，你跟我念书去吧！

流浪儿 念书？（大笑）

姑 娘 怎么，你不想……

流浪儿 谁不想念书？可我……连个家都没有。怎么念？

姑 娘 学校有宿舍。

流浪儿 不行！我不能念……

妇 女 放心去念吧！别的孩子有的，你都会有……对了，你叫啥名字？（流浪儿摇头不知道）以后……就叫你夏斐吧！

姑 娘 夏斐？

流浪儿 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妇 女 别问了！以后，你会知道的。

流浪儿 （品味地）夏……斐。

妇 女 等一等！（掏出一沓钱）老师，夏斐我拜托您了。先领他买衣服、日用品吧！

姑 娘 孩子，你遇上好人了。快谢谢！

流浪儿 （扑上去，跪下）妈妈……

妇 女 （拉起他，紧紧地拥抱）夏斐！我的好孩子……我又得到了你……（推开）去吧！我每月把钱给你寄到学校去。好好读书……只是以后，不要叫我妈妈……

流浪儿 为什么？你对我胜过亲生母亲，为什么不能叫妈妈？

妇 女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要问我……

〔姑娘带夏斐走下。

〔舞台暗转，只剩了一个光圈……妇女背对观众，双手捂脸。浑身颤动、无声地痛哭……

〔响起歌声：《母亲，我为您骄傲！》……

妇 女 （转过身来，拿出纸鸢）我忘不了那小小的灵魂。他是骑在纸鸢上飞走的……一辈子，该哭的时候没有眼泪，该告别的时候没有惆怅……我不敢期望任何报答。只盼望着有一天，这个夏斐也能给我折个纸鸢，系上一条红绸，放到山巅。一阵风吹来，那纸鸢就飞上蓝天，去追我那小夏斐逝去的灵魂……

〔随光圈消失……

〔又出现一个光圈儿，站出女主持人……

女主持人 心的墙壁，虽然又受到爱的波涛的冲击，可是不再发出回响了……也许是十三年前的那次大震，碎裂了她的灵魂！

〔另一个光圈，站起成年的夏斐……

大夏斐 十三年……我考进音乐学院直到毕业……每个月都收到这位善良的女人寄来的钱。可是，我一直在找她，我找哇找哇，却无法找到她。

〔光圈。妇女闪出……已是年轻的夏母……

夏 母 （举着纸鸢）我的儿子，你在哪儿？夏斐，回来……快回来吧！

大夏斐 啊，我明白了，她是不是原来有个叫夏斐的儿子？

〔又一光圈。飘忽出现的是童年的夏斐，白衣白裤，背后长



着一对天使的翅膀……

天使（对大夏斐）是的，你终于明白了！她的儿子夏斐变成了我——天使。她又把你当成了夏斐，抚养成人……

夏母（似盲人摸索过来）夏斐！我的好儿子。妈妈的命根子，过来呀！

天使（躲闪）我怎么不认识你呀？对，你有过儿子，一个多么可爱的男孩儿，他为什么从人间消失了，留下了你孤身一人，见着孩子就叫儿子、儿子……

〔神秘地笑着，闪得很远……

夏母啊，你哪儿去了？（掀动纸鸢）飞啊，你倒是飞啊！飞着去找他……（低头看着纸鸢）怪不得你飞不起来，翅膀染上了血。这是谁的血呢？（跪下，手捧纸鸢）

女主持人（闪现在她的背后）小草感谢大树，以为是大树给小草遮阳，叶子长得太密，落下了无数枯枝，变成养分……然而，小草却枯死了！

大夏斐（捉住天使）快让人们看看，她的儿子夏斐是怎样变成了你，而她又怎样把我当成夏斐来养育的。

〔摘下他的翅膀，走去……

女主持人好吧，就让我来扮演他们的老师。（拿出一副眼镜戴上）夏斐同学，快把那些淘气的同学找回来，咱们上课吧！

小夏斐哎！同学们！咱们来了新班主任，上课吧！

〔喊着跑下……

三

〔舞台复明。阳光、鸟声啁啾……

〔小夏斐背着书包跑来……

小夏斐同学们！快回学校上课吧！（叫喊着、寻找……）哎，都跑到哪儿去了……（又呼喊）同学们，上课啦……

〔跑下。

〔摆小人书摊的、推货车床的陆续上来。

〔一个小男孩方滨滨挑货担上：“豆腐干，豆腐皮儿！五香豆腐卷儿！好吃不贵。快来买呀……来晚没啦！”

货床主 哟！你小小年纪，倒挺会做生意！

方滨滨 （抽鼻涕，抹汗，放担）挣的不比你少。（推他）往那边儿挪挪，给小哥们儿倒块地方！

书摊主 人儿不大，口气不小！

方滨滨 大哥，几点了？（看书摊主的表）还没到课间食，我先眯会儿，给我看着担子！

〔打了个哈欠横躺，用草帽遮脸……

〔一个过早肥胖、年约十五岁的男孩歪戴着印洋文的遮阳帽，拖拽着书包上。

〔后面跟来的丁晓光也是一样“德行”，闲逛。

丁晓光 （掀开方滨滨的草帽）瞧瞧，咱们的老同学，小财神，多自在呀！

徐大海 （凑近看了一眼）好样儿的！小学没念完，就进了商业大学——五香豆腐干专业！

丁晓光 （把草帽放到他的脸上）可人家……书包瘪了，钱包鼓了！

徐大海 （走到书摊前扔下书包）掌柜的，租小儿书！

书摊主 哟！是徐大海，徐小爷！我和你爸爸是老交情，随便看！

徐大海 （拉过丁晓光）跟屁虫，大哥们面子不薄吧？（对掌柜的）你摆摊儿，还是冲我爸爸借的本钱呢！

书摊主 对对，徐家分号！我又进了一批新书。（拿书）

徐大海 （接过，漫不经心地翻着）什么“奇遇记”、“历险记”，黑猫花狗的，屁！我爸爸买了几箱子。我早叫它们一张一张地跟我屁股亲了嘴儿啦！有修炼成仙、武打玩命的没有？

书摊主 （打开帆布包）别吵吵！我买的这几本不公开。风险投资啦！

丁晓光 快拿来看看！（翻阅）好玩儿，男的、女的全光屁股……

徐大海 （刮他的鼻子）生荒子！你不懂，慢慢琢磨吧！（拿出一盒烟，递给书摊主一支，自己也叼上一支）真正的外国名牌儿叫“登喜禄”！



丁晓光 抽吧，不抽白不抽！（自己也拿了一支，划火给几人点燃）

徐大海 （把书塞进书包）你把心给我放到肚子里吧！我就爱看这类过瘾的。（抽出一张十元的给他）

书摊主 （忙不迭地收下）谢谢！谢谢！还是你徐小爷出手大方，省得我一分、二分地赚钢蹦儿啦！

〔徐大海又走到货床前，摆弄手枪、宝剑……〕

货床主 爷们！这叫“七星盘龙剑”修仙得道必不可少！手枪是仿“勃朗宁”，打塑料子弹……

徐大海 咋的，当我不识货？来一对宝剑，两支手枪，子弹一百发……（抽出几张大票）够不够？

货床主 （喜出望外，但又掩饰）这……若不是本大利小，我就奉送了！

徐大海 （又在货床上抓两盒糖，把方滨滨弄醒）起来吧，鼻涕虫！

方滨滨 （起来，擦眼睛）干啥呀，人家大清早就起来熏豆腐干儿！（抽鼻子）怪困的。

徐大海 来，我请客！（在两个孩子的手里各放一盒糖，对方滨滨）告诉你个好消息，自打你退学，我们又气病一个班主任，还气跑一个！

丁晓光 （停止吃糖）昨天回家，我爸爸说，咱们这个“特差班”在教育局挂了号啦！

方滨滨 （吃糖）你爸爸心操大了，他自个少掷两把骰子，少灌几瓶老酒就得了！

丁晓光 可我……和爸爸定了合同……

方滨滨 哎！跟屁虫，什么合同？你爸爸让你当了合同工啦？

徐大海 得了，别问他那个邪门合同了——是和他爸爸定的“念书合同”！

〔夏斐的喊声：“同学们！新老师来了！快来上课啦！”〕

徐大海 哟，全优生来了，快，躲起来……叫他找不着（拉几个孩子躲到树后）

〔夏斐跑上：“同学们……”〕

〔夏母跟上：“夏斐！”〕

夏 斐 (转身) 妈妈……您没上班?

夏 母 上班……我听说你们好几天没上课,还有什么心思上班?!

夏 斐 这回好了,又来了一位班主任。

夏 母 天哪!这还行……快成了野孩子,我得找你们老师去!

夏 斐 (拉住她) 妈!新老师叫我找同学们上课呢,您上班吧!

夏 母 夏斐!(打开提包)妈妈又给你买了几本课外参考书……

夏 斐 我一定好好看,都背下来!

夏 母 (搂住)好孩子!妈的心肝儿、宝贝……咱不能和别人比!

你得好好念……妈的心全放到你身上啦!

夏 斐 妈!我明白……

夏 母 (领他走到摊床前)想吃啥,妈给你买……

夏 斐 妈!我啥也不要,你安心地上班吧!

夏 母 好,好!(欲走,又停下来)不行,我还得找你们老师去!

[奔下。

[徐大海和孩子们闪出……嘲讽他:“妈的心肝儿!”“妈的宝贝儿……”

夏 斐 新来的班主任老师叫我找你们上课!

徐大海 少说败兴的事儿!你妈指望你成才,上大学,留洋,我们就图稀悠闲自在!

方滨滨 念个屁!我爹就让我卖豆腐干儿,每天挣十块,赶上老师挣三天的了!

丁晓光 真棒!弄个全国年龄最小的万元户……登报上电视,将来自费留洋当博士!

徐大海 (拽过他的书包)你妈给你买这么些书,是想消灭你!哪儿是培养学生。

方滨滨 给我,卖豆腐干当包装纸吧。

夏 斐 不不!(死死护住书包)求求你……妈妈为了给我买几本书,上工厂带饭,就得装一个星期咸菜!

徐大海 (一愣,抢过书包还给他)哎,你妈也真够可怜的了!

丁晓光 嗨,你就给她好好念吧,我……也得给我爹念!

方滨滨 (神色黯然,哭泣)怎么就没人逼我念书呢?



夏 斐 方滨滨，听老师的话，咱们上课去……

丁晓光 去去！我们不管你，你也别管我们！

夏 斐 那……我去告诉新老师！（跑下）

丁晓光 糟了，咱们快跑吧！

徐大海 听着，新来的女老师模样贼动人，咱们整服了她，往后就好办。

方滨滨 （指着）小丫头片子来了！

徐大海 嘿，怪不得昨晚跟爸爸打麻将我输了三十，这叫赌场失意，情场得意！（拉住上场的王小雅）站住吧，小姐！

〔王小雅护住书包，惊恐地躲闪……〕

丁晓光 （用粤语）王小姐，跑什么！没见阿哥们特意等你吗？

王小雅 我……给妈妈买药去。

徐大海 穷得叮当响，又摊上个病老娘，还念个什么劲儿！

王小雅 妈说……我不上学，她就不吃药！

徐大海 你要是和我好，长大了给我当媳妇，连你那病老娘都跟着享福！

王小雅 徐大海！你……不要脸！

方滨滨 （拿出一张票子）你……别嫌乎，我今天还没挣钱，这五块钱你……给妈妈买药去吧！

王小雅 （推开他的手）不不，我昨天又帮卖烧鸡的拔了一宿鸡毛，挣了五块钱。

方滨滨 哎！人和人……就是不一样！你妈病得要死，还逼着你念书，我爹结实得就像铁块子，愣叫我给他挣钱！

王小雅 我得赶紧去买药，回来好上学！要不老师告诉我妈，她一生气，病又重了！（跑下）

丁晓光 大海哥，你真有眼力！

徐大海 （美滋滋地）她是明星的坏子……

方滨滨 （推他个趔趄儿）往后谁敢欺负她……叫他尝尝我的铁砂掌！

〔三人厮打在一起，学校铃响的课间休息，传来小学生们的嚷叫……〕

方滨滨 别闹，别闹了，下课了。我得进校卖间食去（挑起担子……）

丁晓光 还是你行！过去上学光交钱，现在进校挣大钱！

徐大海 咱哥们帮你卖，赚了钱赌一把！（拉两人跑进……）

〔几个小贩也拥进学校……响起童声叫卖：“五香豆腐干！豆腐皮儿！豆腐卷儿……一块买啊！”

〔周老师边喊边上：“五年七班的同学们，赶快到校上课去！”

〔迎面跳出正在找老师的夏母，拦住她……

夏 母 可找着你啦！我说你们老师是咋当的？一班学生放了好几天散羊？

周老师 啊……我是刚刚接这个班的。

夏 母 你们就白混薪水。光知道叫学生交酒瓶子掏班费，赶上税务所了！把孩子交给你们，谁放心哪？

周老师 您别急，咱们一起改变这个特差班！

夏 母 说得好听！有龙也有虫，我们夏斐和别的孩子可不一样，丑话说在前头，若是耽误到老师手里，没完！（欲走）

周老师 （拦住她）等等！你们责备当老师的，我们能忍着、受着……可说我混薪水、误人子弟，我们不能不说几句：将心比心，老师也是人。工薪比人低，担子比人重。上边要升学率家长要高分……可是，我们除了双手抓着十个指甲，任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心全给了学生们。我们得好好教、拼命教，这是为了新一代，为了国家！（她摘下眼镜，拭泪水）

夏 母 （被打动，走近她）别说了，我也知道，为了学生，你们耗尽了心血。批卷子、改作业，熬坏了眼睛！（拿过周老师手里的眼镜）这副眼镜缠了这么多道胶布！

〔王小雅拎着药包上，站在一边呆看……

周老师 （拿回眼镜戴上）请原谅……不管怎么，我得把心放到这班学生身上去，把他们往高分这边拉……

王小雅 老师。（挽住她，走近校门）

